

讀者參考

丛书

广见博闻

最后的恋歌

——记三毛与王洛宾的一段忘年情

“流浪画家”漂泊的爱

——世界名人姚迪雄的爱情历程

(B)



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事广州内幕
孙国大典前粉碎暗杀毛泽东阴谋始末
刘少奇林彪上南滩

学林出版社

目 录

人 物 春 秋

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事广州 内幕	4
宋美龄的一段私情	17
江青自杀经过	22
中国第一女老板刘晓庆	24
何晴——一颗闪亮的影星	26
“湘女”伍宇娟	29
洋教练施拉普纳自述	31

天 下 事

开国大典前粉碎暗杀毛泽 东阴谋始末	34
华国锋“辞职”的前前后后	46
林立果上海“选美”秘闻	47
中国当代规模最大的扫毒 战役	52
伽利略冤案始末	56
前苏联核武库揭秘	58

名 人 婚 恋

最后的恋歌 ——记三毛与王洛宾的	
---------------------	--

一段忘年情	60
“流浪画家”漂泊的爱 ——世界名人姚迪维的 爱情历程	68
赵本山的前妻与新妻	81
勇于为爱情决斗的杰克逊 总统	88

社 会 透 视

中国边贸透视	91
广东流行“一家两制”	94
女保镖扬威上海滩	98
欲望号街车 ——当代爱情婚姻新 走向	100
上海涉外婚姻介绍所的 报告	107

改 革 信 息

今年体改八项重点	113
国家机关工资制度将改革	114
上海市人事局下放12条管理 权限	114
上海逐步打破“八级工资制”	115
无锡时兴保密工资	115

总编不力也要被炒鱿鱼	116
刘嘉林谈事业单位辞退干部	116
南京全民企业干部将转为聘任制	117
长春市调整不胜任现职干部	117
十八名科研人员集体大“跳槽”	117
中关村开评销售工程师	118
伤病假职工不得从事第二职业	118
牡丹江推行“三位一体”新体制	119
黑龙江绥芬河市提出机构改革新思路	119
上海市颁布新的户口政策	119
暂停企业内部发行股票	120
上海高校走出国门办学	120
高校酝酿毕业生有偿分配	120
十所金融高校实行收费制	121
明星企业进安徽大学挂牌	121
土地审批权在国家和省	122
深圳地价突破每平方米五万元	122
中国最大“头脑”公司即将诞生	122
湖南提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四个不限制”	123
北京三十三家菜店成为“国有个体户”	123
中国开放私人业余电台	124
待业青年承包广韶列车	124
二百农民成为跨国经纪人	125
期货将成为“新科状元”	125
大陆人民将可赴台从事经贸活动	125

新见解·新论点

领袖题材的纪实作品太多太滥	
太粗糙	126
按劳分配需要重新理解	126
提高工资比重 优化收入结构	127
劳动者是主人 劳动力是商品	127
买办新论	127
科技与教育不应归类为第三产业	128
文化人“下海”是一种社会的“反文明”	128
“诉讼时效”概念质疑	129
谭嗣同思想悲剧新论	129
对韩信被诛原因之异见	130
伯恩斯坦并非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	130
伊甸园传说新解	130

新考证

“朱德扁担”的故事有误传	131
恽逸群是司马迁的后代	132
郑燮何以号“板桥”	132
状元驸马仅一人	132
朱熹为何被称为“考亭”	133
炎帝葬于湖南酃县	133
观音名号始称考	134
女娲本非女子	134
新版《毛泽东选集》注释有错	135
脂砚斋、脂批作伪揭秘	135
体育术语探源	136
围棋发源于山西陵川县	137

新发现

一九九二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38
慈禧太后出生在乍浦	139
《诸葛亮宗谱》在金华发现	139
虔城发现多部重要家谱	140
贵州发现夜郎族后代	140
刻字陶片新发现使中国文字史推前八百年	141
广昌发现石刻《天书》	141
手形岩画新发现使中国美术史推前两万年	141
黄河流域首次发现史前女性陶塑	142
姑苏发现吴王陵	143
古雁门关遗址被发现	143
内蒙古发现大夏国墓群	144
西藏发现“大唐天竺使出铭”	144
美发现已故作家哈利的多部书稿	145
南极发现古城废墟	145

社交知识

涉外交际经验谈	146
餐桌上的礼仪	147

海上的礼节	148
初次交往的言谈技巧	149
握手的艺术	149
自我介绍的礼仪	150
交际中的神情表达	150
要学点礼仪书信知识	151

百科知识

“关贸总协定”是怎么一回事?	153
“690”代表中国	153
何谓资源配置?	154
何谓“海派”、“海派文化”?	154
开道为何鸣锣?	155
机场送客忌“一路顺风”	155
事败为何叫“砸锅”?	155
何谓“汗马功劳”?	156
扑克和历法	156
怎样使用磁卡电话?	156

万事由来

西方“女士优先”礼仪的由来	157
“下海”的由来	158
灯笼的由来	159
“三把火”的由来	159
“韩国”的由来	160
“眼中钉”的由来	160

人物春秋

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事广州内幕

著名作家叶永烈在出版了《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之后，正在撰著《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三本书构成三部曲，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展现了从1921年到1949年的革命历史。现将《毛泽东和蒋介石》一书中的部分章节摘登如下，让读者先睹为快。

毛泽东挥泪别妻赴粤

1923年岁末的广州。

一位身材颀长，穿一身灰布长袍、足蹬一双黑布鞋的湖南青年，出现在街头。头发长而密，眉毛却稀疏，一双眼睛大而明亮，下巴左侧长着一颗醒目的痣。他手提行囊，腋下挟着一把油纸伞。那模样颇似在“文革”中印行了9亿张之多的刘春华笔下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子曰：“三十而立”。毛泽东刚刚过了他30华诞。

他从长沙来。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住着他的妻子杨开慧、长子岸英以及出生不久的次子岸青。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他，风里来，雨里去，走南闯北。这一回难得在家中住了两个月，对任劳任怨、独力挑起家庭重担的爱妻，算是莫大的精神慰藉。

无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即，作为湖南代表，他不能不前往那里。

毛泽东颇重感情，离别妻子之际，挥笔写下一首情深意长的《贺新郎》，托出一颗赤诚之心：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
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
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
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的才、情，跃然纸上。毛泽东不愧为诗词高手，后来
博得诗人美誉并不过分。这首《贺新郎》情意绵绵，已显出他的诗
词功底非凡响。

毛泽东经衡阳，过韶关，一路风雨，一路艰辛，终于到达广
州。

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毛泽东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了一
位“跨党分子”，亦即既是中共党员，又是国民党员。

此番，毛泽东是作为国民党代表，由湘入粤，出席国民党“一
大”……

孙中山电催蒋介石赴粤

就在毛泽东前往广州之际，一封又一封电报从广州发往浙江
奉化的一个小镇——溪口，催促正在故乡为母亲王采玉做 60 冥寿
的蒋介石，早早动身前来广州。

蒋介石幼时，跟小伙伴们玩打仗游戏，便喜欢自封大将军，
登台指挥，颇有点“草头将军”的派头。

蒋介石得以出人头地，成为真正的“大将军”，在他的人生道
路上，有着 3 次关键性的机遇，而且这 3 次机遇是连环机遇，即
前一次为后一次留下了伏线。

第 1 次是 1906 年，19 岁的他正在奉化龙津中学学习，得以东
渡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他结识了正在警监学校学习的陈其
美，并由陈其美介绍，于 1908 年加入同盟会。陈其美归国后，出
任沪军都督、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他手下出任第 5 团团
长。

第 2 次是在 1922 年。借助于陈其美的关系，蒋介石投奔孙中

山——1914年，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前身）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陈其美为总务部长。两年后，陈其美在沪被刺身死，蒋介石投奔孙中山。1918年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虽说蒋介石曾一度因没有实权而向孙中山辞职，回到上海醉心于做证券交易，但1921年底他还是应孙中山之召赴桂林，参与筹备北伐。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突然反叛，率部炮轰广州孙中山总统府，孙中山函电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赶赴广州，登上孙中山座舰永丰舰，协助孙中山反击陈炯明。蒋介石侍立孙中山左右，与他共患难，同生死，并于8月10日护送孙中山离粤返沪。蒋介石又及时利用这一机遇，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请孙中山作序。于是，蒋介石声誉鹊起，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

第3次便是此时此刻，孙中山给正在溪口的他发来了电报，命他速赴广州，筹建黄埔军校。这第3次机遇，正是永丰舰上那难忘的日日夜夜，使孙中山产生了对蒋介石的信任感。

蒋介石本想在家乡过了春节再去广州——甲子年正月初一，为1924年2月5日，但电报频频催来，碍于孙中山的面子，蒋介石不能不从溪口动身了……

此时都已显露锋芒、又都尚未位居显要，中国政坛的两颗未来的巨星——毛泽东和蒋介石，终于头一回汇合了！

毛泽东春风得意进入国民党高层

广州，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洋溢着节日的气氛，被选作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就在蒋介石到达广州后的第4天——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全”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

孙中山选择1月20日这天开幕，因为“二十”即“双十”——武昌起义在1911年10月10日，亦是“双十”。正因为这样，那天上午9时，当孙中山穿着有7颗纽扣、4个口袋的“中山装”登上主席台，发表演说，便如此说道：

“革命党推翻满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期是双十日，今天是民国 13 年的 1 月双十日，所以这个会期同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民国很大的纪念。……”

开幕式那天，165 位代表和 6 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代表们对号入座，第 39 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他显得兴高采烈。

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会议。他显得沮丧。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头一回交叉，同聚于一个屋顶之下。虽说在此之前，他们都已知道对方，却未曾谋面。不过，这一回，毛泽东和蒋介石只是彼此见到对方而已，并无交往。国共两党的大旗，由孙中山、李大钊高擎着。

翌日上午的大会，提到了“毛君泽东”的大名。那天会议是由国民党元老林森主持的。林森以浓重的福建口音宣布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 19 位委员名单，内中提及“毛君泽东”。大会通过之后，毛泽东便成了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

“毛君泽东”是一位活跃的人物。早在大会开幕的那天下午，“39 号毛泽东”便就大会第 7 项议程“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作了发言。

此后，这位“39 号毛泽东”又多次在大会上发言，显示了他的外向型性格。

蒋介石则只是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个一口湖南话的青年，后来竟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

大会的高潮是在 1 月 30 日上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 40 人。其中有 10 名是中共党员，毛泽东名列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之中，而蒋介石三字不见踪影。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远不如“跨党分子”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够“红火”的。

1963 年，蒋介石回首那段在党内没有地位的不愉快的日子

时，曾这么说及：

“我是 21 岁入党的，直到 27 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既不断的对我加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亦不曾特别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 40 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1924 年 1 月 30 日下午 3 时 50 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里传出洪亮的三呼“中国国民党万岁”口号声，宣告了这次历史性的大会结束。

翌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即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各地执行部，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

蒋介石呢？他也被安排新的任命。孙中山急急催他来粤，不是要他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而是另有任职：1924 年 1 月 24 日，孙中山宣布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委员 7 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

原来，孙中山从多年的失败之中，痛感国民党必须有一支自己的有力的军队，决定兴办陆军军官学校。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原本在日本学军事，是一位将才，因此只在军事上倚重蒋介石，并未把他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正因为这样，在遴选“一全”大会代表时，“忽略”了蒋介石，孙中山希望蒋介石专心办军校。

蒋介石不屑于区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一职（此时他尚未意识到这一职务对于掌握军权的重要），掼纱帽了。2 月 21 日，蒋介石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辞呈。未等批准，他就打道回乡，到老家溪口去了。

也就在这时候，毛泽东也离开了广州去上海。毛泽东住在上海香山路三曾里的中共中央机关里，一面做中共中央局的秘书工作，一面又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颗中国政坛新星在广州短暂地同处了一

个多月，一个挂着笑脸，一个哭丧着脸，离开了那里……

转瞬间毛泽东跌入逆境

毛泽东和蒋介石一别一年半。风云变幻无常，人世沉浮无定，毛泽东跟蒋介石的境遇恰恰倒了个个儿。原本在“国”、“共”两边都颇为得意的毛泽东，在这一年半中，竟落得那般的不得意……

在上海，毛泽东常常进出于法租界环龙路——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所在地，他出任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兼组织部秘书。可是，在国民党里，毛泽东的资历甚浅，遭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叶楚伦的排挤。叶楚伦处处为难毛泽东，不仅仅因为这位“毛头小伙”资历浅，更重要的是因为毛泽东乃共产党员、“跨党分子”，叶楚伦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持反对态度。自然，毛泽东在叶楚伦手下，那小媳妇般的日子可想而知。在共产党方面，起初还不错。许多署名“钟英”（“中央”的谐音，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号）的文件，由毛泽东起草，或由陈独秀、毛泽东共同签署。不过，渐渐地，总书记陈独秀和中央秘书毛泽东之间产生了分歧，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因为他毕竟是秘书，而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又颇盛，容不得不同的意见。

屋漏偏遇连绵雨。心境不佳的毛泽东得了失眠症。据云，毛泽东后来变得昼夜颠倒，昼夜夜作，其源始于此。

蒋介石对于故乡热土，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特别是在他失意之际，总是退隐于故乡，在那里使受伤的心灵得到慰藉。毛泽东也一样，有着浓浓的乡思、乡情。在他失意之时，他携妻带子，以“养病”为理由，回故乡去了。他的中共中央秘书一职由罗章龙代理。

在毛泽东离沪后十多天——1925年1月11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9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5人，毛泽东名落孙山，连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也未当上——须知，在中共“三大”，毛泽东不仅是中央执行委员，而且排名次仅次于陈独秀！毛泽东避开了中共“四大”，或许他已预感到了什

么。中共“四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组织部主任，这位“家长”手中的权更大了。

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呢？他倦恹恹地从广州回到老家溪口不多日，1924年2月29日便接到孙中山发来的电报：“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

孙中山的电报，使蒋介石在失落之中得到鼓舞。

4月26日，蒋介石终于到任，在黄埔军校作训词《牺牲为革命唯一要旨》。翌日，又作训词《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

5月2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这一天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历史性的日子，是他手握军权的开始——虽说当时的他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任命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里程碑。从此，人称“蒋校长”，这是他第一个带官衔的称谓。

身为一校之长，时时处处为学生表率。蒋介石每日清早一听到起床号就翻身下床，军服毕挺，风纪扣严严实实，三天两头向学生发表训话，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宿舍、教室……蒋介石养成了军人生生活习惯。

6月16日，黄埔长洲岛上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高悬着红色横幅，横幅上书“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操场上，响起嘹亮的快节奏的国民革命军军歌。

孙中山在如雷般的掌声中，发表演说：“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

头戴黑檐大盖帽，身穿四个衣袋军服的蒋介石，听着总理这番话，对于校长一职的重要性，有了深层次的认识……

蒋掌枪杆子、毛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

头一回携妻返回自己故乡的毛泽东，在家乡办起了“农民夜校”，成立了“雪耻会”，惊动了韶山土豪。得湘潭县城的密报：“军阀赵恒惕，得土豪成胥生的密报，今日已电令县团防总局，决定即日派兵前来捉你。”不得已，毛泽东匆匆告别故乡韶山冲，到广州去了。

毛泽东到达广州时，已是1925年10月初，广州街头的孙中山像，披上了黑纱。

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俨然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1925年7月，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此外，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成为国民党的“四巨头”。此时，蒋介石只是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黄埔军校校长，以及广州市卫戍司令。

一个月后，一声枪响，廖仲恺饮弹而倒。刺客的子弹，使“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

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党、政、军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委员，付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于是，形成了汪、许、蒋“三巨头”局面，蒋介石头一回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

正是在此时此际，毛泽东来到广州，两手空空，手中只有一支笔。虽说毛泽东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职务，不过，他毕竟还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于是，他来到那刚刚响过枪声的地方——国民党中央党部。

毛泽东擅长写作，自然最宜于做宣传工作。倒也凑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正空缺，便安排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毛、蒋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一起登台

毛泽东是一位著作高手。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

手中的笔杆子变得异常忙碌。毛泽东为 1925 年 10 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宣言；11 月下旬，又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12 月初，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周报》……

此时，蒋介石正忙于东征——征讨广东军阀陈炯明。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而总政治部主任则是 27 岁的中共党员周恩来。蒋介石颇为欣赏周恩来的才干，只能暗暗叹息：“可惜，这个浓眉大眼的周恩来是共产党！”

1925 年 10 月 1 日，东征军出师。10 月 14 日，首战大捷，一举攻克陈炯明老巢惠州城。紧接着，蒋介石挥师乘胜追击，到 11 月底，荡平了陈炯明部队，班师归羊城，蒋介石名声大震！

在蒋介石顺风顺水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大会主席为汪精卫。毛泽东坐在代表席上，他的座位为 15 号。到会代表 256 人，中共党员约占 100 来人。

蒋介石今非昔比，这一回，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在 1 月 6 日下午，向大会作军事状况报告。蒋介石成了“东征英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蒋介石报告毕，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月 8 日下午，毛泽东步上主席台，作《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报告。

在 1 月 18 日下午，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上台讲话。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回同台报告，也是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头一回同台亮相。

国民党“二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有效票为 249 张，内中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中正均得 248 票的最高票。

毛泽东则以 173 票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紧接着，1926 年 1 月 22 日，在广州举行中国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

踌躇满志的蒋介石，进入了国民党的领导核心，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九常委之一。

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列席中央常委会。

“二全”大会之后，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常由汪精卫主持，毛泽东作为列席者一般总是到会的，蒋介石作为常委则是会议当然出席者。会上，他们彼此以“同志”相称。会议记载，蒋中正同志的发言大都关于党务、军务，而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大都关于宣传。

在国民党“二全”大会后不久，2月1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于是，他在广州成了汪精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

爆发“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17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昨日决定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选定广州番禺学宫作为讲习所所址，毛泽东为所长。

正当毛泽东忙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蒋介石却在3月17日的日记中，写下愤懑不已的话：“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入地狱耶！”

也就在3月17日这一天，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机敏的周恩来，马上发觉蒋介石神色不对，而且跟国民党右派人物接触频繁。周恩来当即把蒋介石动向异常的消息告诉张太雷，并要求张太雷马上转告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听罢，并没有当成一回事。

翌日——3月18日傍晚，广州文德楼，正在寓所的海军局代理局长、参谋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忽地接到一封由专人送来的重要公函：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此致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

接公函，李之龙照办，当即写了两份命令，一份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一份给宝璧舰舰长。

19日清晨6时，宝璧舰在一片朦胧之中抵达黄埔。1小时后，中山舰亦驶抵黄埔。并当即向校长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不在黄埔。于是，两舰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而邓演达竟不知有调两舰来黄埔之事！

此事如此蹊跷，后来经调查，才知是误传命令：

原来，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黄埔上游遭劫，请求救援。于是，3月18日下午4时，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睿便命令管理科科长赵锦雯派舰一艘，前往援救。赵锦雯又把任务交给科员黎时雍去执行。黎一经了解，黄埔附近无舰可派，便打电话到广州，请该校驻省办事处办理。电话是办事处股员王学臣接的。王学臣又打电话，请示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不巧，电话话音不清，欧阳钟没有听明白是何人指示，也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长的指示。派舰一艘，也被误听为派舰二艘。欧阳钟知道，此事只有请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下命令，才能调动兵舰，而单凭教育长邓演达的电话指示还不够，于是他又加上了“转奉校长命令”。

邓演达疑惑不解，嘱令两舰原地待命。

正在此时，李之龙又接到通知，说是联共（布）中央使团要求参观中山舰。这个中央使团团长，是资深的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此人乃十月革命时攻占冬宫的五人领导核心小组成员。他1926年2月初率团来华，到了广州，得知中山舰是国民党海军主力舰，有着保护孙中山的光荣历史，便希望上舰参观——这需要把中山舰从黄埔调回广州市区。

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才知两舰昨夜去了黄埔。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

中山舰于19日下午6时30分返回广州。19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惶惶不安、疑虑重重中度过。他本来就对李之龙代理海军局局长存有戒心，因为他知道李之龙是中共党员，与周恩来过从甚密。他接李之龙电话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中共私调两舰前往黄埔，会不会欲谋害他于黄埔？

蒋介石又把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跟他的种种矛盾联系在

一起，怀疑丛生。

他在3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准备回汕头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发冲冠。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魂销尽矣。终夜议事。四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我也。”

也就在3月19日，周恩来又一次通过张太雷，向联共（布）中央使团团长布勃诺夫报告：“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可惜，新来乍到的布勃诺夫，同样未曾重视。

毛泽东也“预感到出事了”。19日夜，第一军各部奉命“枕戈待旦”，毛泽东要陈延年注意这一异常动向。陈延年乃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之子，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刚从上海回到广州。他答复毛泽东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

广州，风声甚紧。毛泽东对秘书沈雁冰说道：“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毛泽东头一回对抗蒋介石

1926年3月20日的广州，太阳尚未出现在东方，那些“枕戈待旦”的军队已经奉蒋介石之命，全副武装，开始行动了。一队人马上了中山舰，解除了全舰的武装。

文德楼李寓被兵士包围，新婚不久的李之龙被从床上拖起，当场逮捕。

海军局被占领。香港罢工委员会遭围，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苏联顾问团住宅受到监禁。周恩来被软禁。汪精卫住宅被军队以“保护”名义包围。广州全市实行戒严……

这是震惊广州、震惊中外的一天，史称“三·二〇事件”或称“中山舰事件”、“广州事变”。

事态发生之际，毛泽东至为关注——他马上去找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据陈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

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在一间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员。秘书沈雁冰问毛泽东：那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这几天我都在思考。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我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

这是毛泽东平生头一回跟蒋介石对抗、交手。不过，他只能向陈延年、季山嘉陈述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的建议，他毕竟尚不是中共的决策人。起初，陈延年表示赞同毛泽东，但季山嘉表示反对，陈延年也就犹豫起来，虽说毛泽东再三跟他们辩论，也无济于事。

“三·二〇事件”实际上是蒋介石发动的一次政变，他动用手中的枪杆子，一箭三雕，获得大胜：

第一，拘捕了李之龙，打击了中共；

第二，汪精卫自称“受惊”，心脏不宁，眼眩头晕，不能视事，提出“暂时休假”。3月25日他突然失踪，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

第三，威逼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离粤回国。

蒋介石初试锋芒，一举成功。不过，他毕竟羽毛未丰，况且中共势力颇强，加上国民党内反蒋势力也不小，他不得不声称：“3月18日中山舰案，是与中国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我绝不承认3月18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蒋介石又声言：“对人不对俄”，他要求撤换季山嘉，但要求原苏联顾问加伦返任。这么一来，蒋介石保住了“联共”、“联俄”的左派形象，却又在实际上取得了大胜利。

蒋介石果真“得步进步”

在“三·二〇事件”之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示弱”，蒋介石